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一百五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李維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一百五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天下第三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

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静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

知之累動静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鯇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郭註決然無主各自任也物得所趣故一都用乃周

任其性乃至洽汰猶聽放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隣傷焉不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各自能則無為横復尚賢也非天下之大聖欲壊其迹使物不狥耳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泯合不能知是非前後瞽目恣性茍免當時之患魏然而獨立也推曳而後行往所謂緣於不得已患生於謷謷生於有建惟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為不

知道欲令去之如土塊也亦為凡物云云皆無緣得
道道非偏物也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為
賢聖而云塊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傑所以
笑之未合至道故為詭怪得不教焉謂自任之道莫
之是非所謂齊萬物或然逆風所動之聲不順民望
雖立法而輐斷無圭角也道無不在而云土塊乃不
失道所以為不知雖然槩乎嘗有聞但不至也
呂註不黨無私則中虛而無主故與物為一不顧不

謀與物俱往古之道術者寂然不動之時二子聞風而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三子者之所不知也天大地大道大而有所不能則知萬物有所可有所不可選則不遍教則不至唯齊之以道則無遺矣是故慎到棄知去故而緣於不得已泠者清其濁汰者去其擾古之人由是以入道非以是為道二子以道為止於此蓋不知智與已未始有物也夫萬物並作乃其所以復而其芸芸乃其所以歸根不足以撓吾心

也慎到之所以為道理者以為知不知而已將溥之而後隣傷之唯無知乃所以全也慎到徒知夫知之不知而不知夫不知之乃知也謑髁不定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賢聖所以棄知去已也椎拍輐斷連下三句則泠汰於物之謂椎拍鍊治之輐斷破絶之宛轉則與之俱往故忘知慮前後魏然而已推曳而後動若風羽之旋磨石之隧則其動非我也若無知之物而已故無建已用知之患動静不離於理是以無

譽無過慎到以是為道理夫唯塊不失道蓋知絶聖棄知之説而絶棄之者乃所以為聖知也則奚以異於死人之理豪傑所以笑之而得怪於天下田駢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以其教則不至也言古人至於莫之是非而已其風窢然惡可而言亦幾乎未始有是非而知者不言之説至於所為與人反而欲以不聚人觀則不免於魭斷而已夫道未始有物也故以虚空不毁萬物為實奚以常反人而以椎拍魭斷為哉

其所謂道非道而所是不免於非以其滯於無知之域三子雖非知道槩嘗有聞者若墨翟滑釐宋鈃尹文非唯不知道又未嘗有聞也道本出於性命之情而其真以治身今墨翟滑釐制行舉離於天下至於人已不愛則喪本失真為甚故論道術為天下裂而先及之次以宋尹則為知道田慎則知而近之由粗以及精也

疑獨註道術有在於是三子聞風而悅明其道與宋

尹异故齊萬物以為首非若接物以别宥為始者矣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道運於中能包而不能辯由是知萬物皆有所可有不可故混之則適任之則至包之則偹辯之則有遺矣是以慎到棄知而不辯去已而不接緣迹於不得已之域未嘗求物之感而欲通之求言之通而欲動之泠汰自放不累於物故以薄知為猶近傷於理將欲都忘之無任則無事無行則無迹賢則有事業聖則有德行笑而

非之皆不尚之意椎拍者支其將往之形輐斷者削其既殘之緒與物宛轉舍是與非則累免矣不師知慮前後心若死灰魏然獨立未嘗唱而常和未嘗感而常應行如推車往如曳尾緣於不得已也故若風還羽旋磨石之隧其德全無動靜無過蓋以於物無知於我無己所以患累莫及焉夫吉凶生於動毀譽出於有建二子遊於吉凶毀譽之外故至若無知之物以塊然為不失道也道者有形所同由德者有心

所同得雖瓦礫之微道無不在而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適得怪焉田慎同學於彭蒙得不教之道其風窢然幽隱而有疑意其情狀非可明言也常反人不聚觀以未能齊萬物輐斷無圭角貌其所謂道或入於非道其所謂是或入於非是三子槩嘗聞道而未得也老子嘗曰絶聖棄知而莊子於此不取彭慎疑若相戾然蓋寓言於二子削去其迹庶幾將來知其為矯一時之言耳

碧虛註黨則不公私則不明無心則主不在己以法
治物則事無疑貳故忘知而無擇唯執法而行天地
無全功聖人無全能物有可有不可者故有治法存
焉若舍法而用選施教則事不周理不至矣道總包
而無遺有自然之理也慎到以下四句謂必如此然
後可以無遺冷汰猶揀鍊以法揀鍊物之精粗以扶
天下之道理用法雖非善猶愈於無法無法則道理
不一亂莫甚焉薄知未免有心有心不免無患謑髁

詭俛而笑尚賢之無倫縱脫狂誕而非聖人之虛曠斯法弊之所致也椎拍䡖斷柽梏輐斷刑截肢節然所施用宛轉物情無是無非苟可免禍忘慮忘知魏然安處靜則推曳而後行動若飄風與旋羽無用知之患若無知之物雖神明降出亦無所施爲言其枯槁絕物所以人皆怪之三子皆以墨學立教則有是非令云莫之是莫之非如風䬙然有音無辯是爲得不教焉及其反於人情又不免䡖斷刑截此所謂道

非王道也言其法雖是而行之則非三子皆不知道

然亦為學而有聞於時但其立教非正耳

慮齋云趣物萬物之理趣不兩一也彭田愼三子皆

齊之隱士其説謂天地亦萬物之一其為首者無為

之道天地所能各有偏大道包之而無所分辯物有

可不可選之則不能周教之則不能盡歸之於道無

餘論矣去知與已無為也泠汰於物無拘礙也其説

曰若以知與不知為分則廹於知而近自傷譺髁

不定無任不留心於事故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故以天下聖學為非椎拍輐斷無圭角也故能與物宛轉無是無非以免世俗之累風還羽旋磨石之隧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物唯無知則無是已之患無容心之累動静順理不求知於人無譽所以無咎何用賢聖之名但塊然無知可以不失道矣看此議論如今山林脩苦行之人故豪傑笑之以為猶死人也此等人為學自相契合有不待教而能者其師之

言曰古之為道者本以無是非為主發言如飄風哉

然無所容心故曰惡可而言其見常與人相反不能

聚合倫類而觀不免為一偏之說但求無圭角而已

輐斷與前輐斷同其言雖壯偉而所謂道者非道也

三子不知道此莊子斷一句以大槩觀之亦皆有聞

於道但不得其正耳

能不黨則無私善決而不以己見為主使天下物

趣皆歸於一不慮不謀與物俱往三子聞風而悅

以其道同故也其立教以齊萬物為首物本不齊齊之者道天地物之至大尚無全功況他物乎道包之而不辯此所以齊也萬物有可有不可選之教之愈不齊會之以道則無遺矣故慎到棄知而若愚去己而任物不得已而應雖為非為也澄己之源以清冷沙汰萬物物無不從者矣其知者出於不知若但薄其知猶近於傷性必至於無知乃全也謑髁不任事故笑天下尚賢以為治者次句

配上文義自明白椎拍鞭笞軏斷即後文輐斷謂刑截罪人言雖任法用刑而與物情宛轉周浹公平而當理也舍世俗之所為是非而究極乎事理之實則可以無患苟免是其謙辭不師知則忘前後之慮魏然若枯槁推曳而後動其動也如風旋羽磨無心於動故無過夫無知之物不立己不用知動静無心自與理合譽既無毁亦何存故不慕聖賢之名以塊然無知為得道而不知有感道潛

化之理所以豪傑笑怪以為死人無異也田學於彭但任物性自然學以扶植之而不矯其本故云得不教焉謂學道至於莫之是非而已言出如風過竅然無心於是非之辯豈可復論其所以哉是以常反人之情不聚觀於天下聚觀與危其觀臺相類然猶不免任法刑無法則又難治矣其所謂道者非道故所言雖當亦不免為人所非三子皆未知道其學嘗有聞於時不可全泯也詳南華所

論彭田慎之學又優於苦獲已齒之徒故列於後

與關尹老聃差近焉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見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

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茍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寛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

郭註有積爲不足寄之天下乃有餘無有何能建建之以常無有明有物之自建也天地萬物皆各自得

而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耶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不自是而委萬物物形各自彰著動静若水鏡喻常無情芴乎寂乎常全者不知所得也物各自守其分則静默而已無雄白也雄白者尚勝自顯豈非遂知過分以殆其生耶古人不隨無涯之知故其性全性全然後歸之如谿谷天下樂推而不厭也雌辱後下皆物之所謂垢也取實者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用取虛者守冲泊以待羣實

無藏者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巍然獨立自足之謂其行身也因民所利而利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無為者因其自生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能矣無貴於工倕也委順至理則常全無求而福自足隨物故不得咎理根於太極之初不可謂之淺也以約為紀去其甚泰至順則金石無堅迕逆則水氣無耎順全逆毀斯正理也進躁無

涯為銳各守其分自容有餘不削於人全其性也

呂註以道為精則以物為粗以物為粗則以無物為精矣道未始有物故以有積為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於無積而後止澹然獨與神明居而已古之道術本末精粗無乎不在此云以本為精趣時而已道本無物而時有焉則猶有末樹也建之以常無有則物不能拔矣一與言為二有所謂一則非太一太一則一亦不可得故萬物歸焉而不知主道無形則不爭故

以濡弱謙下爲表觀其表則中之所體可知物各歸根體自空虚以空虚不毁萬物爲實異乎椎拍輐斷以爲道者也關尹子曰十一句皆在已無居形物自著之功老子曰知雄守雌知白守辱雌静而不唱辱謝而歸根溪輸而不積谷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出則建以常無有主以太一之謂也處後而受垢以濡弱謙下爲表也處虚而無藏故不毁萬物而物爲之用此其所以有餘不先人而隨人所以徐而不

費異乎勞形若已以爲道者矣因物之自虛而不毀之則異乎若無知之物矣曲全免咎是所謂福以深爲根則無事於堅以約爲紀則無事於銳至虛至大故常容物不削於人蓋以本爲精而澹然獨與神明居則所體者道之眞可謂至極故嘆曰古之博大眞人哉

疑獨註常無欲以觀其妙以本爲精也常有欲以觀其徼以物爲粗也以有積爲不足積之則有限散之

則無窮也莊子嘗曰至無而供其求蓋給天下之有者至無也應天下之實者至虛也澹然無欲故與萬物遠不離於精故與神明居無者對有之無常無者非無之無不為有對所常有亦不為無對者也建之以常無有則寘矣豈復分儌妙於其間哉常無常有所宗者太一太一則天下之一不得以先之故守之以柔弱為之以謙下表言其見諸外也人皆取實已獨取虛則以空虛為實際而不費無為笑巧則以不

毀萬物為實存已以空虛接物以不毀濡弱謙下老子之行也空虛不毀老子之德也處已無居故能使物亦無居隨時變化超脫於六塵之外而形物自著無障礙也動而順故若水靜而明故若鏡芴乎有象而若亡寂乎無聲而若清同不以為同故若和得不以為得故若失未嘗先而嘗隨人和而不唱也溪容而善納谷虛而善應知雄守雌不為物先知白守辱養之以榮蒙利人之所先垢辱人之所後人皆取實

有積故不足已獨取虚無藏故有餘如山巍然獨立而無不足也其行身也愈鈍而後利外益而内不損任物自然不雕不斷人之於福以有求之已之於福以不求求之曲全其身苟免於患是所謂福也深者道之根約者道之紀堅則有毀之者當守之以柔鋭則有挫之者當養之以虚厚於處物曰寛容厚於處人曰不削此關尹老聃之道也

碧虚註妙本之精可以意致有物之粗可以言傳以

有積故不足有餘者莫過乎太虛獨與神明居不欺暗室也常無有道之用太一身之主冲虛物之宗也至人無已萬物皆我動而無心靜而能照感而遂通無常情也若亡非無若清非濁和非合汙失非喪已不先而隨後其身也知雄守雌謙以自牧知白守辱處昧而明受天下之垢能忍辱也無藏故有餘與人已愈有躁則精神耗巧則為人役苟免於咎福何求焉深根故未始出其宗約紀故操之也易寬容於物

則廣慈不削於人則博濟此皆眞人渉世之粗迹乃關尹老聃之所勤行者也

鬳齋云以有積為不足藏富於天下也以無為宗以太極之始為主表者應世接物見於外空虛則物物皆全實理樂軒所謂一物都無萬物全是矣無居無私主自著隨物形見水之動鏡之静谷之應皆無心者也若亡似有而無若清清而無名以同於物為和以無所得為得知雄守雌以能隱於不能知白守辱

居高而不為高溪谷下而能容物之意唯其以虛為
實故無藏而有餘安徐而無損人皆以巧為巧我以
無為為巧人皆以福為福我以免咎為福以深為根
言其本在太一之始以約為紀言以易簡為守身之
法凡物堅銳則有挫毀以容物為量則人於我無所
侵削而全其生此天下至極之道也

道為生物之本精微莫覩物為道之緒餘粗質具
陳世人務積物以為養愈積而愈不足虛空曠邈

神明所舍并包廣納無毀無成唯天下萬物富有亦安能勝虛空之無人能澹然無欲則體合太極而與神明居矣身外無積胸中有餘此關尹老耼之所優為也萬物之有生於無而人之妄情例著於有能究常無固難常無其有為尤難欲建立於常無有之地非主以太一不可太一者有一而未形即天地之先人之性初也能主於是則知夫未始有物故以濡弱謙下為表表謂見諸行事故與

物處而不立敵我空虛而不毀萬物萬物不毀謂存而勿論蓋已忘而物自化何待毀物而爲無物滿前則實也虛之在我耳在已無居形物自著亦此意水動鏡靜谷應皆喻無心自然之爲若亡不可得而有也若清不可得而撓也同而混之則和執而有之則失是以不先而隨終身無患知雄守雌見剛而思柔知白守黑處明而尚晦溪谷喻善下而衆流歸之受天下之垢有容德乃大無藏故

有餘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如是則巍然立乎萬物之上無一物介吾心無一物非吾有矣其行不躁而常自足心樂無為不羨世巧人皆求望外之福已獨以曲全為福苟免於咎福莫大焉深根為內固約紀謂省緣所以免堅毀而銳挫也寬而容物則不削人肥已可知矣凡此皆世人立身處物之極致而博大真人之粗迹也按道德經云知白守黑莊文小異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一百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一百六

宋 褚伯秀 撰

雜篇天下第四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沈

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郭註無形無常隨物也死與生與任化也何之何適

無意趣物莫足歸故都任置以無端崖之辭時恣縱

而不儻不急欲使物見其意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

而不信故不語也其巵寓言俱通至理正當萬物之

性命已無是非故恣物兩行形羣於物故與俗處還

與相合無傷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彼其充實不

可已多所有也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

按其辭明其汪汪然禹拜昌言亦何嫌乎此

呂註無形故不可見無常故不可測以為死與則未

嘗有生以為生與則未嘗有死以為天地並與則未嘗有古今以為神明往與未嘗有彼是然則芒芴無為寂然不動而已萬物畢羅無不任也莫足以歸其唯神之所為乎以謬悠荒唐不可窮之辭時恣縱而不苟蓋有對不以觭見之則雖無實不經不害其為信言也莊語猶法言唯道之從而已巵言喻道之日用無窮重言寓言所以趨時也人不吾言之信故稱古昔以為重重言不能喻而後有寓言夫莊子之所

體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物故其言亦然傲倪猶踈親也不譴是非所以羣於世俗著書雖瑰瑋而連犿無傷也連謂無間隙犿則有定體然不可得而求非世俗所可貴也諔詭言之異非世俗所可賤也唯其有諸中而充實不可以已故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則入於神矣其本宏大以天為宗可謂調適上遂不離於宗者也故應化也其理不竭解物也其來不蛻謂形不待蛻而後解

芒昧無盡此神之不可知者也

疑獨註至人遊心於寂合氣於寞雖有形而若無形

革故鼎新而不常天地者神明之體神明者天地之

用體有常而用主變外物而至於外死生體道而至

於任變化雖萬物畢羅而不出乎道之外古之聖人

所以其道為萬世法天下貴者要在無不該無不通

而已莊子立言矯時之弊自知其不免於謬悠荒唐

是以列於諸子闢風之後恣縱所言無有偏黨以泛

觀而不以觭見之天下不可與莊語故以卮重寓言繼之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言其通理當物也是非本無有故不勞遣或從言者遣之以言也唯其混是非故處世無忤所言瓌瑋而連犿無傷其辭參差而諔詭可觀皆充實於內發見於外不可自已也與造物者遊無生死始終故其本弘大其宗調適其應化解物也乘理而不竭因時而不蜕故芒昧而不知其極無終始而不離於宗者也

碧虚註寂寞無形道之體變化無常道之用生死道之化天地道之常神明道之迹芒乎何之至莫足以歸道之妙也不儻謂中法度不以觭見無偏也莊語正大之言南華著書以中正爲宗而曼衍無窮以重德爲體而真實不僞以寄託爲用而廣施教導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則侔於天而不暗於人是以處人間世也瓌瑋奇特連犿相從參差不常諔詭可觀其道充實淵妙無窮故能無心而一變化

廣大而極根源調適物理上遂化元也夫道可以言論至極則渾淪之精微何其粗也可以意慮窮盡則造化之冲漠何其淺也故自古聖賢作述相繼而莫能已也

鬳齋云自寂寞無形至忽乎何適明至神與造化同運而無迹故萬物畢陳於前而莫知其所歸無偏黨則不以觭見所見不主一端也莊語端莊實語與天地精神往來與造化自然爲友也不譴無所泥連犿

和同無傷無譏刺參差抑揚不定諔詭滑稽也此皆自説破其著書之意充實不可以已言道理充塞其間亦世間不可無之書也上遂上達天理故能應於教化觧釋物理不蜕不離於道芒眛言其書之深遠然其胸中所得又非言語可盡也此篇自總序以下分别為五自處其末繼老子之後明其學有源前三段著三箇雖然皆斷其學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著雖然字謂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文字轉換處筆

力最高
無形無常言道無物而神化死與至往與言人任
化而無極芒乎至以歸言忘適者無往而非適以
謬悠之言恣縱而不苟猶云猖狂妄行而蹈大方
不使物見己之觭介言混俗而不失道也以天下
不可與莊正之語故立危重寓言以致意焉獨與
天地精神往來則離人入天放曠八極不傲倪於
萬物不責人之是非故處世而和光應物而無忤

立言雖瓌瑋而與世順從無所傷也其辭參差不齊即所謂荒謬諔詭可觀即所謂瓌瑋也其中充實而見諸外也如此與造物遊與無終始者友即與天地精神往來不可形容其妙也其本弘大深閎猶云以深為根其宗調適上遂猶云以天為宗應化謂出生解物謂入死言人處造化之中為化機所運其理不可窮詰其來不可蛻免芒昧無盡此其所以為造化也信能寘心於芒昧之際而得

其所以運化者則可與天地精神往來無愧乎稟靈為人矣此段南華首於論化次則自述其所言所行後又歸結於化明已能窮神知化所以横說

竪説無非道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立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内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

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碾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絶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黄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

毋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説説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

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强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宜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返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郭註昔余未覧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棰連環之意而皆云莊子之言遂以為辯者之流按此篇較平諸

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制真所謂無用之談然膏粱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辨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呂註老子曰多言數窮又曰希言自然則有言者不得已也而施之口談自以為賢不知天地之虛曠而有我之甚不能守雌者也宜其以天地為壯存雄而

無術也夫聖人以無言為言所以為德今施恃其辯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則不知無言者也為言所役不能自勝則弱於德以勝人為名則强於物其塗隩謂非六通四闢之道也天地之道所以大者以其無為今施之能不免於有我由天地之道觀之雖辯且博猶一蚉一虻之勞而已於物何庸哉一與多皆道也一為本多為末則一雖不足為本末之備然比之忘本逐末者尚可曰愈貴於道亦幾矣施不知反

本以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逐物而不反也夫無聲則響絶處陰則影滅已無我則天下莫與之爭施雖有才而不知出此徒事言辭之末以與物競奚異於窮響以聲而形與影競走也其失性甚矣所以深惜而悲之

疑獨註外猶有外謂之大至大則無外故謂之大一内猶有内謂之小至小則無内故謂之小一蓋施之辯能反人之心易人之意或與天下辯其數雞三足

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名狗非犬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形矩不方是也或與天下辯其色白狗黑也或辯其上下天與地卑是也或辯其長短龜長於蛇是也其論大率以謂萬物無高下長短之殊無形名方圓之異無青黄黑白之别以齊萬物為首謂大道散而有形名皆出於人之私以為差别而已施恃此以與天下辯卒以善辯為名然以天地之功視施之辯猶一蚉一茫之勞者此古人所不為學者所不道故於惠

施則不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所以惜其有才而終於逐物以喪其本真也

碧虛註太虛無外而不二秋毫無內而介然可積則有厚何止乎千里自太虛觀之則天地皆畢從蒼蒼視之則山澤卷平交臂已失日方中方晲也俯仰陳迹物方生方死也物有貌像聲色大同也物以類聚羣分小異也由於一氣所化畢同也萬形種殊畢異也既定方所便有窮今適昔來意先到形可分神可

出則連環可解論術不論理也燕北越南自分中央冲虛混合未嘗間斷惠施以此論大示於宇內辯者樂之同聲相應也卵本無毛而化雛有毛雞本兩足數曰一二即成三也郢以建都為有天下犬羊皆古人强名以胎為卵猶方言也楚人呼蝦蟆為丁子有尾謂為科斗時海山火獸不以火為熱山突出為口猶云溪口路口也車輪所碾謂之轍則不言地矣目非能自見所以見者神凡所指者指其不至之處若至

則境足相接是不絶也龜長於蛇論壽不論形規矩爲方圓之法非方圓之物鑿枘亦假合會遇理不相因猶形影之獨化飛鳥移而影未嘗移也矢發則行而不止落則止而不行狗有懸蹄謂之犬則常狗非犬也黄馬驪牛三離合同異如堅白石馬若狗形白而目眇則呼眇不呼白或蹄蹷而形白則忘白而命蹷駒有母則不稱孤矣方寸之地朝夕施用終封莫盡尺棰不竭之義論道不論物也與天下之辯者爲

奇此其根柢也天行健地博厚是其壯也惠子恃其口談欲以敵之而不知守雌恬静以養天和徒存雄而無術也倚人欲倚仗古人以立説不能自成一家之學故問天地風雷之故惠子偏為數説既多且怪自賢好勝弱於德也博辯尚異強於物也以天地之道觀惠子之能猶蚉虻耳何足數哉世所以貴道者以其書傳也惠子之書充其一家之言庶幾可矣若雞三足以下所論非備世之急者不知大辯若訥而

分別糠粃以困役其精神滌園所以重嘆惜也

盧齋口義墨翟宋尹彭慎之徒猶為見道之偏者惠

子則專於好辯故不與道術聞風之列特於篇末言

之歷物考之詳至大無外大虛也至小無内秋毫之

類此八字與莊子說同但謂之大一小一便生爭論

一則無大小於中又生分別同而異異而同也無厚

至薄也積之則厚其大可至千里天氣下降則與地

卑山氣通澤則與澤平日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

中物方發生其種必前日之死者物有小大爲小同異合萬物之同異爲大同異大者不出小者之積小者合之可以爲大則無同無異矣南方指海無窮謂之方必有窮天傾西北海居其南北三方尤遠也今適昔來言雖未至其地先聞其名而後來也連環各自爲圓本不相連亦猶觧也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其國人各以國之中爲天下之中天地乃萬物中之一物猶一體也毛之在卵雖未可見而鴨爲鴨

雞為雞毛各不同是有毛矣雞本二足有運行之者是為三也楚都郢而為王亦與有天下同犬羊之名出於人若初謂犬為羊則今亦以為羊矣胎卵之生雖異其名亦出於人謂馬為卵生亦可也丁子蝦蟇始為科斗則有尾水寒火熱亦人名之有火中之鼠則非熱矣空谷人呼而應非山有口乎行地則為輪著地則不可轉謂不碾地亦可目見而後指可至目不能至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分

絶也使龜如蛇長則不可謂之龜則其長只合如此既謂之矩不可又謂之方規義亦然枘在鑿中而枘之旋轉非枘可止圍之不住也鳥飛影隨但可謂鳥飛不可謂影動矢在弦為止射侯謂之行離弦而未至侯則為不行不止之時狗犬一也謂狗則不稱犬牛馬二體黄驪色也以二體與色並言謂之三以黄驪附馬牛之體而見亦謂之三黒白之名非出於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黒亦可名孤駒則非有母又言嘗

有母也尺棰析而爲二今日用此明日用彼萬世不盡可也此又學者推廣其說與惠子相應强辯而不已根柢言其本領不過如此恃其口才以爲壯而與天地同所存自已爲雄而實無學術也倚人畸異獨高之人天地風雷皆造化之妙豈可容言惠子不讓而對徧爲之說以反人爲能與世不和適也內無所得曰弱於德而徒强辯於外隩幽暗也以天地之道觀惠子所能猶蚉虻然亦何用乎但以一人之私見

自足則可若以此為勝於貴道者則殆矣惠子終不知道僅以辯得名亦可謂有才者但放蕩而不知反為可惜也響出於聲聲本響末窮響以聲不知本也形與影競走亦然莊子終篇以惠子結末雖不與聞道之列然語亦奇特故存而不廢著書與作文異亦自有體製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春秋之絕筆獲麟中庸之上天之載此書內篇之渾沌七竅皆是一箇體製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通精於理者

於文武畧所以罕能盡善獨艾軒先生文節林公道既高而文尤精所以六經之說高出千古所恨網山林公樂軒陳公之後其學不傳今人無有知之者矣

莆田艾軒先生工部侍郎文節林公光朝字謙之一傳為網山林公亦之字學可再傳為樂山陳公藻字元潔皆有文集行於世竹溪林公鬳齋先生樂軒之嫡嗣也

陸德明音義卷末載云子玄之註論其大體亦可謂

得莊子之旨矣郭生前嘆膏粱之途説余亦晚覩貴遊妄談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標濠梁之契發郢匠之模而言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也豈契若郢匠褒同寢斤而相非之言如此之甚耶曰夫欲極其教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盡其喻乎莊子振徽音於七篇列斯文於世重言盡涉玄之路從事展有辭之叙雖談無貴辯而教無虛唱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窺恐造懷而未達者有過理之

嫌將祛斯文之獘故大舉恵子之宏辯也

劉槩統論道體廣大包覆無遺形教肇一奇偶相生自此一往巧厯不能算矣古之人循大道之序順神明之理於是有内聖外王之道其在數度者雜而難徧然本末先後之出於一而散爲萬者未嘗不通也故時出時處或静或動能短能長以矯天下之枉而曲當不齊之變且伏羲非無法也而成於堯二帝非無政也而備於周不先時而好新不後時而玩故此聖人之

在上者有所不能盡備也伊尹任也伯夷矯之以清清近隘也柳下惠濟之以和不逆世以蹈節不徇俗以造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有所不能盡全也道至於孔子而後集大成蓋幾千百年而一出孔子之上聖人之因時者有不得已也孔子之下諸子之立家者各是其是也莊子之時去聖已遠道德仁義裂於楊墨無為清淨墜於田彭於是宋鈃尹文之徒聞風而肆莊子思欲復仲尼之道而非仲尼之時遂高言至

道以矯天下之畢無為復朴以絶天下之華清虛寂寞以拯天下之濁謂約言不足以鮮槩故曼衍而無家謂莊語不足以喻俗故荒唐而無涯著書三十三篇終之以天下道其言好尊老聃而下仲尼至論百家之學則仲尼不與焉先之以墨翟禽滑釐之徒次以老聃關尹而後自叙其學結以惠施多方蓋謂道非集大成之時則雖博大真人猶在一曲老聃之書得吾之本故調適而上遂惠子之書得吾之末未免

一曲而已嗚呼諸子之書曷嘗不尊仲尼哉知其所以尊者莫如莊子學者致知於言外可也

南華著經篇分内外所以述道德性命禮樂刑政之大綱内聖外王之道有在於是而立言超卓異乎諸子卒難階梯見謂僻誕然而淵雷夜光不可泯也雜篇則凡人間世之事旁譬曲喻具載無遺雖經郭氏删葺遺文叙事蓋仍其舊至於篇末叙天下道術皆不免於有為趨尚或偏未有久而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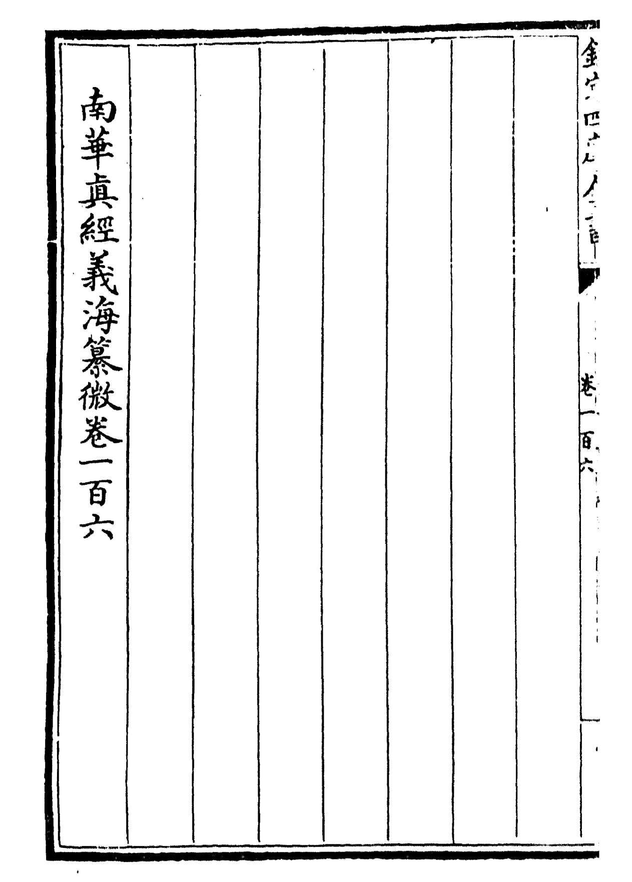
弊者乍讀若紛亂莫究指歸夷考其章截然有理一儒道二墨教三明治四論法五讚老六叙莊其論天下古今道術備矣立言既多慮學者以辭害意故以評惠終焉載其雄辯而闢其舛駁使後人知所趨舍也愚初讀是經終卷至惠施多方以下莫窺端涯與列子載公孫龍誑魏王之語絕相類難以措思容喙橫於胸臆有年矣淳祐丙午歲幸遇西蜀無隱范先生遊京獲侍講席幾二載將徹

章竊謂同學曰是經疑難頗多此爲最後一關未
審師意若爲發明度有出尋常見聞之表者暨舉
經文衆皆凝神以聽師乃見問諸友以此論爲何
如衆謝不敏願開迷雲師曰本經有云恢奇譎怪
道通爲一存而無論可也衆皆愕然再請明訓師
默然良久曰若猶未悟耶此非南華語是其所闢
以爲舛駁不中之言焉用觧爲自至大無外至天
地一體皆惠子之言雞三足至萬世而不竭乃從

學辯者相應之辭時習佞給務以譎怪相誇肆言無執一至於此或者不察認為莊子語愈增疑議皆不究其本源故也郭氏知此而不明言使觀者自得世有好奇之士為彼怪語所惑遂苦心焦思生異見以求合其説雖勤何補於是衆心豁然如發重覆而覩天日也竊惟聖賢埀訓啓廸後人義海宏深酌隨人量箋註之學見有等差須遇師匠心傳庶免多岐之惑否則死在惠施句裏無由達

南華向上一關雖多方五車不過一辯士耳古語云務學不如務求師至哉師恩昊天罔極茲因纂集諸解凡七載而畢業恭炷瓣香西望九拜儼乎無隱講師之在前洋洋乎南華老仙之鑒臨於上也所恨當時同學南北流亡舊聆師誨或有缺遺無從質正徒深慨嘆耳師諱應元字善甫蜀之順慶人學通內外識究天人靜重端方動必中禮經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者是

也江湖宿德稔知其人不復贅述聊誌師徒慶會之因於卷末俾後來學者知道源所自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一百六